

# 大雪：藏养守静，烹雪煮茶

徐莺

◆大雪节气与雪相关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大者盛也。至此而雪盛也。”这个时候，北方寒地已是“冰厚三尺，地冻一丈”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，甚至因为寒冷而出现奇特雾凇景观。南方虽然较少落雪，但云层阴积，气温越来越低。

◆大雪封路，难以出行，人们在庭院中发明了各种玩乐方式。从宋代开始，古人下雪玩起了堆雪狮。一场雪引发了禁中至民间的欢乐，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。文人则踏雪寻梅、围炉煮茶、雪堂幽坐，藏养守静，宁身安形。

◆大雪节气若来一场大雪一定会引发人们对雪和美景的审美关照。古画雪景图中除了有天理世界，也有人间温情。

随着大雪节气的到来，天气愈发寒冷，“围炉煮茶”成了当下文艺青年的时髦。翻看朋友圈，几波人的休闲方式近乎统一，地点不是林间树下，就是国风茶馆一隅。三五成群，架起小巧精致的炭炉，炉上搁一铁丝网盘，粗陶茶罐里滚着茶汤，边上烤着柿子、橘子、龙眼、年糕、棉花糖、红枣、花生等食物，图文间赋予“围炉煮茶”这个情景岁月静好的松弛感。围着明火取暖，亲手烹煮茶汤，烘烤食物，在不紧不慢中享受着身心的安静与放松，这究竟是新晋网红，还是传统复古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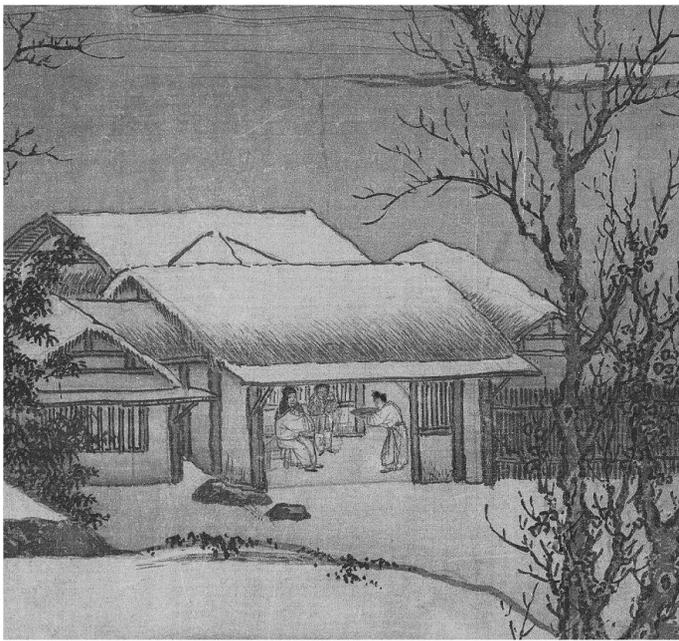
冬为四季之末，分孟冬、仲冬和季冬月，大雪至冬至为仲冬。《淮南子时则训》说：“冬为权，权者所以权万物也。权正而不失，万物乃藏。”权是秤砣，将冬比拟为调节轻重的秤砣，弱可以变强，轻可以为重，可见冬在古人的四季观念中的重要性。小雪后十五天，斗柄指壬为大雪。大雪为农历十一月的节，干支亥月的结尾，子月的起始，又称“畅月”。朱熹注释：“阳久屈而后伸，故云畅月。”此月，冰益壮，地始坼，一色云，千里雪。《周书时训》曰：“大雪之日，鸷鸣不鸣。后五

日，虎始交。后五日，荔挺出。”鸷鸣是寒号鸟，寒号鸟都不叫鸣的大雪之日应景了柳宗元的一句诗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”但恰恰是这玄冥之冬，天地之间气黑而清，阴气最盛，盛极而转衰，阳气萌动，猛虎开始交配，兰草开始萌芽，故此为藏养之季。

大雪节气与雪相关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大者盛也。至此而雪盛也。”韩诗外传说：“凡草木花多五出，雪花六出。雪花曰冀。”雪也是云，与天同色。《诗经》云：“上天同云，雨雪雰雰。”大雪节气，北方寒地已是“冰厚三尺，地冻一丈”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，甚至因为寒冷而出现奇特雾凇景观。南方虽然较少落雪，但云层阴积，气温越来越低。

## 古人玩雪：塑雪狮与烹雪煮茶

农耕时代，结冰封河，田野沉睡，劳作停息，人们开始一年中的休生养息。家家户户为过年作准备，藏冰、储雪、酿



►北宋燕肃《寒岩积雪图》  
►南宋刘松年《溪山雪意图》局部

酒、腌肉、制白糖等。宋元以前棉花的栽种在中国尚未普及，御寒的衣服以丝织品和葛麻为主。大雪之时，富贵人家会用炭盆、香炉、御寒球点上碳并煎上能御寒的香。相传汉武帝时，外国进贡辟寒香，室中焚之，虽大寒，必减衣。寒冷的冬夜古人用汤婆子取暖，黄庭坚有诗云：“千金买脚婆，夜夜睡到明。”天气太冷，砚台里的墨也会冻上，皇帝要熬夜批奏章，官里就用宝砚炉，将砚置于炉上，砚冰自消。《天宝遗事》记载，李白常为明皇撰诏诰，但天寒笔冻莫能书，皇帝敕宫婢为其呵牙笔以示厚爱。

大雪封路，难以出行，人们在庭院中发明了各种玩乐方式。从宋代开始，古人下雪玩起了堆雪狮。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写：“豪贵之家如天降瑞雪，则开筵设宴，塑雪狮装雪山，以会亲朋。浅斟低唱，倚玉偎香。”筵席之后便出门赏雪，“乘骑出湖堤，看湖山雪景，瑶琳琼树，翠峰似玉。”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也写：“禁中赏雪，多御明远楼，后苑进大小雪狮儿，并以金铃彩缕为饰，且做雪花、雪灯、雪山之类，及滴酥为花及诸事件，并以金盆盛进，以供赏玩。”玩好雪，吃点心，御膳房“造杂煎品味，如春盘短饼、羊羔儿酒”。玩归玩，江山社稷也不会不顾，皇帝会在大雪之时发军费、济平民：“内藏库支拨官券数百万，以犒诸军，及令临安府分给贫民，或皇后殿别自支犒”。皇帝犒济天下，权贵人家自然效仿，于是“各以钱米犒闾里之贫者”。

一场雪引发了禁中至民间的欢乐，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。郎世宁的画作《弘历喜雪图》中，乾隆皇帝坐着烤火，碳盆中熏燃松枝，庭院中皇子们在塑雪狮子。嬉冰则是清代宫廷众多冰上活动的总称，包括滑冰、冰球、冰上射箭，是活动也是军事操练。《郎潜纪闻》中记录了清代宫廷打滑挞的游戏：“禁中冬月，打滑挞。先汲水浇成冰山，高三四丈，莹滑无比。使勇健者带猪皮履，其滑更甚，从顶上一一直挺立而下，以到地不仆者为胜。”此外清代还有了冰床，乡间河道通达，冬月乘冰床出行也是一件趣事。以木作床，下镶钢条，一人引绳，四人可坐，行冰如飞。拖冰床还有个雅称叫凌爬云。

文人则踏雪寻梅、围炉煮茶、雪堂幽坐，藏养守静，宁身安形。唐代陆龟蒙《茶具十咏·煮茶》中写：“闲来松间坐，看煮松上雪。时于浪花里，并下蓝英末。”陆龟蒙爱茶，曾在湖州有一片茶园，亲自种茶、制茶、品茶、评茶。诗中写他将松树上的雪放入壶中煮，雪水翻腾浪花的时候投入茶末一起煮。如此一位喝茶的行家，写下用雪水煮茶的经历，想必雪水与普通水相比是别有风味的。也许是雪落于松上比较干净，也许是雪沁入了松香，也许是隐士心中的执念。宋代陆游《雪后煎茶》写：“雪液清甘涨井泉，自携茶灶就烹煎。”诗中清甘二字是对雪水的描绘。好茶需用好水，诗人于雪中烹雪煎茶，沫饽丰腴如雪，茶汤碧莹甘冽，抛却尘俗，只专注于茶，不枉此行。后世，烹雪煮茶成为风雅的象征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，以妙玉用五年前采集的梅花上的落雪烹茶来表现她的出尘。但以雪水煮茶，并非故作风雅，而是源于古人对雪水的认知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认为雪有清热解毒的功效。明代屠隆在《茶笈》中将雪归为天泉，雪水甘甜煮茶可以增加茶汤的香味。

古人体会的烹雪煮茶的乐趣，与近來社交平台上热门的围炉煮茶类似。林语堂在《生活的艺术》中说，有茶癖的中国文士主张煮茶须自己动手，真正的鉴赏家以亲自烹茶为一种殊荣。也许围炉煮茶在当下的走红，源于人们对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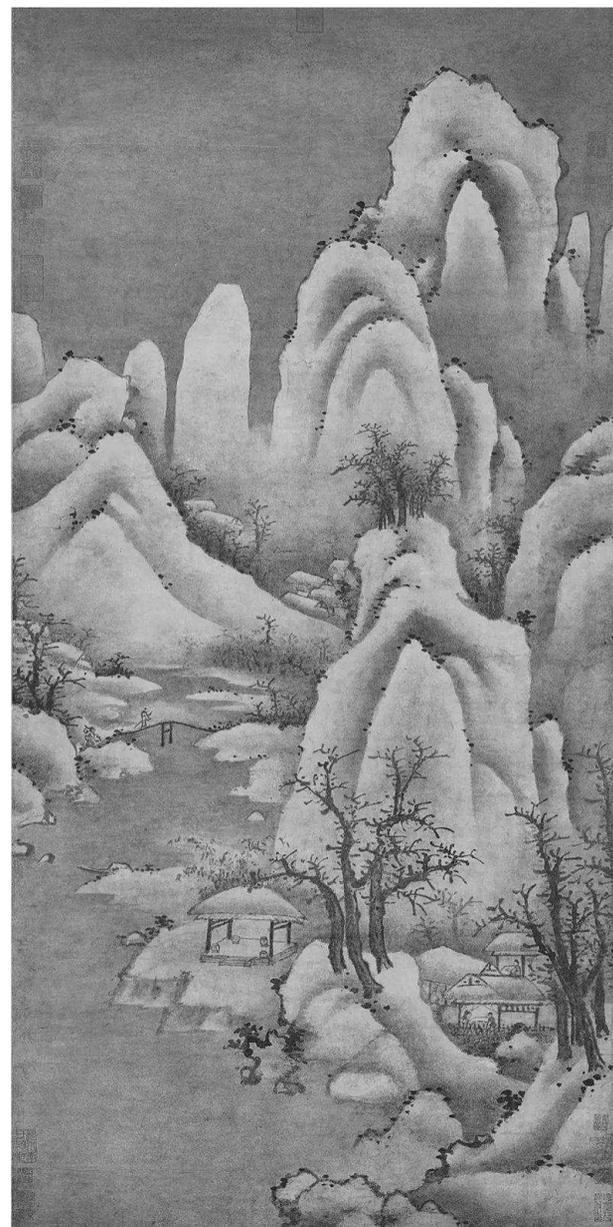
璞归真的向往。围炉毕竟不是烧烤，煮茶需待小火，茶食点心需慢慢煨热，这个过程很慢，但其中的乐趣是迅速拆开一包膨化零食，配一杯速溶奶茶所不能取代的。在慢慢的等待中感受松弛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跳出平日焦虑的生活状态。

## 古人赋予雪的放逐与诗意

灞桥风雪出自一则典故。唐代诗人孟浩然辞官归隐，冒大雪骑驴寻梅。晚唐郑国图一句“诗思在灞桥风雪驴背上”，将孟浩然的风骨形象与灞桥风雪的审美内涵相连。灞桥原是离开长安的必经之路，古人在灞桥折柳送别，此地代表离别，加上风雪二字更添萧瑟与伤感，塑造出透彻肌骨的寒冷，在强化自然环境的凛冽中彰显士人孤独与决绝的姿态。风雪、蹇驴、寒士，灞桥上的失意踌躇、风雪中心无旁骛的低头沉思，贫穷却高贵成为了士人的审美理想。此后，“灞桥风雪驴背”成为诗人、画家笔下经典题材。南宋宫廷画家夏珪、马远，明代吴门沈周等人都曾绘有《灞桥风雪图》。文士骑驴踏雪展现了不媚权贵、不染纤尘，孤傲而坚韧的风度，脱俗又有壮气。

南宋刘松年的《四景山水图》表现的是西湖周边燕居文人的庭院生活，第四段冬景中黑色的松树与白色的雪景相映成趣，有玄冥充寒气象，却无悲凉之意。文士从家中出发，戴上风帽撑着伞骑上毛驴，由仆人牵着毛驴出行。庭院内格局雅致，书童掀起帘子一角只探出脑袋向外张望，既显示出天气的寒冷，又显示出书童对文士雪天出行的不解和担心。前景中临水的屋子打开的窗露出室内的山水屏风，显然画中文士生活安逸，虽不能经灞桥历风霜，却可在大雪之日踏雪寻梅，以体现文人的傲骨和情怀。明末张岱在文集《夜航船》中提到了孟浩然踏雪寻梅的千古佳话，明清开始踏雪寻梅成为了表现高士的画题，高士常常拄杖前行，身后跟着一小童，踏雪寻梅未开，伫立雪中默等待。清代李渔《闲情偶寄》中有一篇《冬季行乐之法》，文中讲冬天要获得精神的快乐，就要设身处地幻想自己是路上的行人，备受风雪之苦，然后回想在家的温暖安逸，就能感到百倍的快乐。山水画的雪景图中，常常有人持破伞，策驴，独行古道中，经过悬崖，怪石嶙峋，人有颠蹶之态。这类险画适合在冬日悬挂中堂，主人看着这些画，就是御风障雪的屏障，暖胃和衷的药物。因为乐极忘忧，乐自渐减，但将苦境从头脑想起，乐将渐增而不减。当官人的理絮治剧，文人的读书穷理，农工商贾的任劳任怨，都能用这个方法获得快乐。李渔的冬日行乐之法似乎有忆苦思甜的意思，也是我们如今常说的反差感。

在物质生活极度丰富的当下，不少年轻人开始向往诗和远方，远离市井去获得身心的自由。因为有了网络，工作不再局限于一处，离开繁华的都市去偏远的山城安家，或者去山中改造祖辈留下的老房子，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，并将自己的生活状态发布在自媒体上。这样的生活，与快节奏的都市生活，形成鲜明的反差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隐居类视频在自媒体走红，这背后是大众心中对归隐生活的向往。同样是图像艺术品，如果把短视频比作古时候的画卷，现代人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的短视频，与古人将雪景山水挂在堂间欣赏获得的精神快乐是一致的。



## 古画雪景中的天理世界与人间温情

大雪节气宜赏雪。雪景是历代文人最为钟爱的题材之一，是山水画“冬题”的重要内容。《宣和画谱》中记载唐代王维是雪景画的开创者，南唐董源、后蜀卫贤，北宋李成、范宽、许道宁、郭熙、李唐、夏珪等都有不少雪景作品，而五代北宋则是画史记载中雪景主题最兴盛的时期。

北宋元丰五年，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，在友人的帮助下得到了城东一块闲置的旧地，于是他开垦荒地，种植蔬果，并盖了五间草房并取名“东坡雪堂”。天下第三行书的《寒食帖》卷首有“雪堂余韵”四字，“雪堂”就是那五间屋宇。而之所以得名“雪堂”，正是因为屋中挂满了雪景画。经历宦海沉浮，回归田园生活，苏轼感悟陶渊明是悟人生真谛的清醒者，是他跨越时空的知音。苏轼在“雪堂”写下：“梦中了了醉中醒。只渊明，是前身。走遍人间，依旧却躬耕。”之后，友人过黄州便会来访，“雪堂”成为苏轼著述交友的场所，三月米芾来访两人交流书画，五月作《怪石供》赠于佛印禅师，十月作《后赤壁赋》，次年三月僧友参寥子千里迢迢从杭州来访，寄居“雪堂”，此外道师崔成老、黄州府官员徐君猷、杨君采等都常作客雪堂。《雪堂记》中写苏轼在屋内挂满了雪景画，是为了求静。苏轼流放期间面对现实生活的艰难难免窘迫，于是诗文书画，与山樵渔叟为友，与僧人焚香喝茶，“作雪堂观雪画”也许是他在此禅境中营造困顿中的浪漫，以此安抚受创的身心。南宋夏珪画有《雪堂客话》图，画中枯树积雪，远山萧瑟，有一舟横于江面，渔夫寒江独钓。江边草堂轩窗洞开，苏东坡与另一好友戴着风帽对坐闲谈，谈笑间仿佛忘却了精神惶恐，身心自然，当安则安。

其实苏轼建“雪堂”并在四壁挂满雪景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，体现的是士人精神生活的需求。宋人挂山水画与现代不同，现代挂画多是为了装饰，宋人挂满雪的画是为了营造理想的气氛，营造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。对于没有受过太多图像冲击的古人而言，这种视觉震撼，相当于当下我们进入一个沉浸式全息投影的空间。雪景最能体现静境，苏轼用理想雪景的方式修身，求静以平息内心的欲念，无论是对官场沉浮的恐惧，还是对

自己名声的荣辱。苏轼刻意绘雪图于四壁，因为他明白入堂看雪与登台观春一样，“以雪观春，则雪为静。以台观雪，则雪为静。静则得，动则失”。

“借地留白”是北宋雪景山水中的主要方法。邓椿《画继》记载李成雪景的脱俗：“山水画家雪景多俗。尝见营丘所作雪图，峰峦林屋皆以淡墨为之，而水天空处，全用粉填，亦一奇也。”清人唐岱《绘事微旨·雪景》中写：“凡画雪景，以寂寞黯淡为主，有玄冥充寒气象。《雪图》之作无别诀，在能分黑白中之妙，万壑千岩，如白玉合成，令人胆坠骨冷。”五代雪景还用“弹粉”技法（用毛笔沾白颜料在画面上弹洒出细小白点以及此表现飞雪）如《江行初雪图》，到了北宋雪景多以留白和晕染来表现雪后的景色。画家明确地追求雪景中的幽玄与寂静。北宋范宽的《雪景寒林图》尺幅巨大，全景式的构图，让人立在画前仿佛能脚踏入雪景。整幅画面寂静如夜，雪山气息庄严，站在画前，寒气扑面而来，进入画面感受天地苍茫，人之渺小，恭敬之心顿然发生，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，画中有一个秩序井然的天理世界，这也是北宋士人心中的世界。

古画雪景图中除了有天理世界也有人间温情。雪景绘画小品中有一个有趣的主题：雪江卖鱼。如故宫博物院藏《雪江卖鱼图》、上海博物馆藏《雪溪卖鱼图》、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《雪桥买鱼图》等等。故宫博物院藏的《雪江卖鱼图》作者是南宋的李东。李东生活在宋理宗时期的杭州，卖画为生。此小品中有明确的近景、中景和远景。远景是白雪皑皑的群山，中景临江有一个水榭，戴着风帽的文士坐在露台上，伸手接过披着蓑笠的渔翁递过来的一条鱼。大雪纷飞，寒风扑面，文士隐居于远离城市的山野山村，显然物质生活并不丰富。鱼在古人的味觉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它是“鲜”的基础，鱼虽好吃但也不是常常能吃到。雪天，能从渔翁手里买到一条鱼，对于文士来说是隐居生活中的调味剂。而渔翁显然也知道文士的爱好，于是钓到了鱼便主动划船送去。也许渔翁卖了鱼，就去换壶酒，也得寒里的一分温暖。卖鱼买鱼的一来一往，透露着人间温情。其实真正的隐士藏在普通人的外表之下，中国传统文化中渔父是隐士的象征，于是我们在《雪江卖鱼图》中遇见了两种隐士的会面。鱼在大雪天将他们联系起来，鱼不是商品，而是共同理想的精神寄托。

（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公共艺术部副教授）

▲明代项圣谟《雪影渔人图》局部